稽古緒論

稽古緒論卷下

項莊拔劍起舞

人臣之事君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急其所難而緩其所易彼其難者誠易則其易者有不難急者誠難則其緩者何足急緩急難易之辨乃天下治亂之所由係而英雄成敗之所以分也且自楚漢爭雄之際言之王伯分裂殺人如麻天下蒼生之所當仰望而欲先得者非在於寬仁之主乎項氏之子力拔山而氣蓋世其於虎步中原而橫呑六合有餘力矣而常汲汲然日夜以一沛公爲憂何哉戰必勝攻必取沛公之不及羽明矣合諸侯之兵連四十

萬之衆沛公之不及羽明矣貪財好色輕士慢罵比之恭
敬慈愛其不及又明矣沛公之不及羽者三而羽也身執
天下之柄摟天下之侯王而高下封爵之沛公且在羽掌
握之中宜其生殺予奪唯其所置何羽之勇而一夫之生
死不能決范增之智而樊噲之誚讓不能糾項莊之拔劍
起舞而不能刺沛公於杯酒之間哉嗚乎勇可以決一人
而兆庶之志非匹夫之勇所能奪智足以欺一時而天下
之大四海之廣非區區之私智所能勝殺一人於杯酒之
間爲其易而疑侯王之心堅仇讐之黨爲其難羽也一時
之英雄也豈其念不及此哉蘄卿子冠軍於帳中此可一

而已矣今也陳餘棄軍彭越隱盜羽固知天下之棄楚矣屠襄城坑秦卒戮子嬰此可一而已矣今也屠之而守愈堅戮之而敵愈衆羽固又知天下之棄楚矣襲擊義帝於江中此可一而已矣今也五諸侯之兵起而圍彭城連齊梁之交合而絶糧道羽固又知天下之棄楚必矣羽奚止於不殺沛公也置太公於爼上質呂后於軍中而皆不加害區區腐儒之論皆不知羽之志也且曰羽有君人之度也又曰沛公不念其父也嗚呼是豈所以論羽與沛公者哉凡英雄之爭地圖王尚可以得利不羞其爲無信苟可以成事不恥其爲不義苟可以利已不恤其貽禍於人凡其所可爲而不果爲者乃在於負不信之名而不得其利

受不義之辱而又僨其事未嫁禍乎人而反害乎巳此羽之所以趑趄於鴻門之刱而不敢爲高帝之意也不然羽何愛於沛公何畏於沛公旣疑而惡之矣而又不遂殺之哉王敦將殺陶侃披甲持矛者三而卒不决或曰陶侃與周訪如左右手安有斷其左手而右手不應者故吾嘗謂項羽之不殺沛公王敦之不殺陶侃非愛而畏之也畏其殺一人而疑天下之侯王使其幷起而仇我也雖然羽旣不當殺沛公而沛公卒能擒羽則爲羽臣者將束手而坐待沛公之虜乎嗚乎不求無尤諸已而求不見惡於人匹夫婦女知其不能爲而謂英雄爲之哉爲項氏臣者盍亦

反而思其故乎蓋亦求吾君之所當急而難者而責之於吾君乎殺人非羽之所難也屯膏吝賞羽之所難也飾小廉矜小讓非羽之所難也不能容大度之士不能受非常之才此羽之所難也勇與氣決咤叱生風雲而吞吐橫海岳非羽之所難也小之不忍而大謀是亂量之不宏而多才是累此羽之所難也殺韓成而張良去楚歸漢薄執戟而韓信去楚歸漢破九江而英布去楚歸漢責賞金而陳平去楚歸漢忌范增疑龍且而周殷去楚歸漢而羽之巢穴傾矣烏江雖渡誰與之共大業哉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古人之明戒也使項莊知此義則必消去羽平日剛戾不

平之氣公爵賞以來天下之英俊行寬裕以悅四海之人心拔山之力蓋世之氣泯之於無而以一世之才濟一世之屯吾知沛公且將爲羽羽翼之不暇而何至陰陵之敗哉不然豈其八尺之軀百萬之衆命世之才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況沛公亦素非有仁義以令其衆禮節以馭其臣皆羽之刻薄剛戾毆人而歸之彼良平信布之徒皆至於不得已而後去耳使羽能用如四皓之流沛公尚不可得而致況避紂北海之老乎使沛公遇桓文節制之師尚不可得而勝況順天應人之兵乎故吾嘗謂羽之敗失在於羽而不在於不殺沛公沛公之興皆羽爲之毆而非沛公之能賢

同事異形

聖人以天下爲公而後世舉天下爲私聖人知天下爲天下之公有而非一己之私奉故舉天下之英賢以治天下之天民而已不得與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況論利害較得失哉三王沒而五伯興功利倡而仁義微苟可以利己曷恤其害於人苟可以幸得孰恤其後之失是豈復可以聖人之道責之哉由是觀之則陳涉之立六國未足爲盡是而漢帝之不立六國亦未足盡非也六國非武王周公封建之故國也是曾惡其害己而削去其典籍者也是曾披天子之封圻而絕神明之顯胄者也是曾問

兇于天子之宮而剸刃於其君父之頸者也秦以無道破滅其國土而坑戮其人民誠非矣使世有湯武者出則六國之誅豈在於韋顧昆吾奄淮東夷蜚廉之後哉陳涉隸徒之賤人畏死而起事以苟目前之徼倖設使涉雖盡立六國後而黟涉之識莊賈之敗終無救也涉雖不立六國後而齊楚燕趙韓魏之郊盜名字而稱帝王者涉不能止也故欲拯天下之大難以成格天之大勳要在盡得天下之英賢使各治其職各子其民雖不立六國後何害其成功乎若是者高帝之所優爲而秦楚之所由滅斃於範圍之內者也惜乎帝能用之於前而不恤其後強乎其始而

不克於終雖有解衣推食捐關東散萬金之度而猶不勉於偶語沙中僞遊雲夢之失此帝之所以得聖人之似而實啓後世私天下之端也良平信布之流雖非伊尹周召三千八百之儔而亦楚漢間一時之俊傑也故爲帝計者之輩乎夫帝之知人善任其足以勝之屯膏吝賞立談之間而决耳何俟三數年之久哉必也帝本無公天下之心而其所以自私之意屢見於言意之表顈川見啓秦宮欲留函關設守魏豹死而彭越不封田齊滅而韓信齊請君臣之間以私相欺而以詐相陵信矣帝之不知聖人之用

心也帝亦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強楚之兵六國之殘孽非帝之所能勝故迫於利害怵於權勢不得不爲築壇之舉不得不捐關東之地不得不封齊梁之君然帝雖勉強矯假以行之而終非帝之本意也故繼之以奪若繼之以僞遊又繼之以葅醢而重臣梟將甍然瓦解四散帝亦捐身殉命以赴之幸危而後安耳夫帝之初也見天下之難一故頗得聖人之似不吝封爵不私土地人民以求天下之英賢夫合乎聖人之道而天下不一者未之有也此帝之所以終也及其終也然欲私天下爲已有故不復以與者之心爲心而屠戮烹滅之迹相繼而帝亦卒斃於黥徒之

流矣夫背乎聖人之道而天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帝之所以失也荀悅氏乃擬帝於陳涉而論其同異焉則過矣唯張良之說爲近之蓋深知帝之不能爲武王而度帝之終無以善後故已辭三萬戶之封於其始而又乞從赤松子遊於其末吾聞諸孟氏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若帝者假之又假而卒以無所歸者也項羽直爲惡而帝也假爲善故聊以此勝或曰帝固常滅秦蹙項以混一天下史稱其寬仁大度而君子亦固之於不嗜殺人之徒矣不然帝何以度越群雄而一之哉是大不然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烹人於朝而醢人之肉以賜諸侯湯武之所以數桀紂者

矣異而尚謂之寬仁大度尚謂之不嗜殺人乎世之其而

成不幸而敗者多矣運去英雄不自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

此萬世之至論謀利計功之說奚足道

拊髀思頗牧

明主遠有慕古之心則其憂世之志深矣夫不求諸今人之易取而遠慕夫古人之難得此中主之所不為而謂明主肯為之乎苟不得已而至於遠思夫難得之古人必其心有所深憂而欲訪之老成持重之人以發其求材之機此明主之所以工於用術蓋非中主之所及知雖然亦非聖王之所貴也嘗觀戰國之時善用人者莫如趙之孝成王能以弱國而抗強敵者亦莫如趙之孝成王迹孝成王之所以不亡於強秦者則翳頗牧之功為多致使漢之文帝拊髀而興思則帝之遠慕古人不為無道矣雖然帝非

歎於此也炎漢方隆之運何如奄息垂亡之國躬修玄默之主何如獻璧鼓瑟之君細柳射虎之將亦豈遽下於抑秦摧胡之帥乎帝誠非不能用人者也信一郡守之薦則洛陽年少與聞大政納一公車令之言則折辱儲君且謝教子之不謹伸一將軍之令則專輿綏轡且致憑式之敬帝常用人曷嘗不當而其成就人才曷嘗不切亦奚羨於頗牧而拊髀思之乎噫此帝之術而非馮唐之所及知也明主愛一嚬一笑如帝之恩豈易動哉漢興十五有餘載而文帝之治彷彿成康矣帝也憂治之難成而易亂人才之難得而易壞也帝有憂世之心有蓄才以待用之志孝

景七國之變世祖征伐之畧帝已燭於幾先而未得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之術也故謀之老成持重之人以啓其鼓
舞豪傑之機而馮唐不深省乃止以一魏尚爲對噫帝之
意何其廣大而唐之對何其狹且小哉此其所以始起帝
之怒中致帝之疑終來帝之問也吾嘗度帝之意蓋曰四
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也今也匈奴侵回中火甘泉漢顧屯
軍灞上而在庭之臣未嘗一人窺左足而應者豈以炎漢
之大無一慷慨豪傑之士乎意者沉溺治安之餘狗馬聲
色之好金繒珠玉之娛足以役其心而吾之所以鼓舞成
就之者未得其術也凡人情有所不如則恥恥則憤憤則

激勵奮發而敢於有爲聖人可學而至而頗牧亦奚足尚哉舉漢廷之臣而無一人如小國之將致使帝拊髀而興思其爲漢臣之耻孰甚焉唐也苟能默識帝意宣布是語於在庭公卿大夫之間安得不有奮袂裂冠而悲鳴劍横行者乎唐不深明此旨而反歸咎於帝汲汲以一魏尚爲言則其不能克唐德心甚矣尚何譏帝之云不然則周亞夫緩急可將之戒帝固預制七國之變惜李廣不逢時之嘆帝固深杜虛耗之禍曷乃惜才於異代而靳賞於一魏尚乎必也尚之爲人淺中而自喜功立而志滿帝固以可挫可辱之事激發而頓勵之以鼓其趨事赴功之機此直

明主所以用才之術而豈中主所可企及哉然則聖王亦貴術乎曰不貴也夫聖王之成才也有正學其取才也有正義其用才也有正道而陰翕陽張捭闔抑揚之術非所貴也聖王既降則人主不得不以文帝為賢吾於是乎不得已而稱之云耳

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下之道貞於一而已矣其始也有不容已之妙其終也有不可易之時非道之不容已也命於天者也命出於天至順而不可禦也至賾而不可遺也至廣而不可限也至神而不可測也無所往而非命則亦無所往而非道也雖大聖人任之亦有不能易者夫聖人斯道之宗主也而卒不能易者聖人固道中之一人耳聖人不能易乎道則道在天在人在聖人者固亦貞於一耳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究之莫見其端而要之莫得其際道蓋歷萬世而無弊者也彼外天以言道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矣道豈

可以易言哉昔董子策於漢武而能原道以歸之天是未可以漢儒觀也請申論之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先儒謂記禮者之言莫此為精蓋有以深探斯道之本原矣謂道不貞於一乎易之為書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舉全經之旨不過元亨利貞四德而已天下之道豈復有出於四德之外者哉而周之大聖舉而歸之於乾乾固所以為天也方其天地之未闢也其清浮濁凝負形尚質者固[illegible]滅于渾淪莫可得而知也非惟莫可得而知苟知之亦莫可得而言也及其天地之方闢也草木蓁蓁然麗豕伾伾然相忘於道而已殆夫群聖人者

原缺

相繼而作道之統宗於是乎有在總之於綱常也於是乎有五典之道焉敬之為品節也於是有五禮之道焉踐之於形色也於是有五事之道焉濟之於財用也於是有五行之道焉措之於政治也於是有五服五刑之道焉凡其食息鐘漏之間暨顯幽隱之地無適而非道也古之善論道者曰率性之謂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曰大和之謂道曰道謂天地之本此皆原天以求道所謂天下之公言也道固貞於一也持剖斗折衡之論者以虛無言道務離形去智之說者以寂滅言道崇玄默退讓之風者以清淨言道此皆背天以求道所謂天下之私言

也道已岐而二之矣其有近似者又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道之大原何以知其出於天也日月星辰天之象也而得一以清者亦道也況乎人之所由身之所履而不謂之一本於天乎是故五典天之敘也其為親為義為序為別為信之論者皆道也五禮天之秩也其為尊為卑為敬為貴賤相接之等者皆道也五事天之則也其為恭為從為明為聰為睿之德者皆道也五行天之氣也其為水為火為木為金為土之用者皆道也五服天之命也其為有德之當賞者皆道也五刑天之討也其為有罪之當罰者亦道也極而至於男婚女歸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類

皆道之所寓也道弗貞於一乎以言乎仁[illegible]此道也以言乎義利此道也以言乎禮節此道也以言乎樂[illegible]此道也董子所謂適治之終皆道也皆出於天也惟其出於天也故純粹以精自方以大循乎其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焉順乎其則推之百世而無遺焉謂天地未闢之先而有其始吾不得而知也謂天地既闢之後而有其終吾亦不得而知也是何也命出於天不容已也故言天之神者曰合一不測而已其所以合一不測者道之所以存其體也言天之化者曰推行有漸而已其所以推行有漸者道之所以達其用也顯之於仁充周而不可窮藏之於用發微而不

可見固皆道之所以根抵而一歸於天者也天者道之所以從出也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舜不能易堯也禹不能易舜湯不能易禹也文武周公不能易湯也孔子不能易文武周公也孟子不能易孔子也其間廟堂之經理言論之敷揚或有以異者所以維持乎斯道之小節也是故如堯舜禹之相授受所不必言矣其他忠質文之更尚子丑寅之迭建若為不同而其所謂纘舊服由舊政者固然未之易也孔子嘗用四代之禮樂矣自伏羲以迄於堯舜其間制器尚象之事亦嘗取而裁之易大傳矣損益斟酌蓋亦未必其盡同也而其言曰百世可知則斯道之不易者猶夫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至於孟子亦然故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承三聖即所以承列聖也由是觀之道之所以不容已者原於天聖人之所守乎道者固以奉乎天也柰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而吾之所謂道者荒矣又何言哉況董子之時何時也又重以申韓蘇張之說方興而未艾聖賢六經之訓未遑表章也而其天人三策之詞乃以道原於天為言荀楊諸子所不逮矣然性即天命也而以為生之質帝王受命亦天而已而必曰有端焉遂流於縱陽閉陰之術而不自知其謬則其所見乎道亦未盡矣先儒謂

三策說得稍親切則愚之與之也固宜謂其終是說不脫
漢儒氣象則愚之惜之也亦宜

雋不疑引經斷獄

事有出於變常之中而君子權設濟變之術議者當許其大而畧其小帝王之迹息而世道多變聖人不作而天下無全人夫以非全才之人而處多變之世吾見其應變之難於衆人所難之中而君子權爲一時之計以濟不虞之變而議者猶嚣嚣然責於老生之常談是以聖人望衆人而阻天下於終不可爲之域聖人終不可得而又阻君子於終不可爲則所以濟天下之變者愈難而愈遠矣此愚於雋不疑引經斷獄之舉是其裁之果而畧其詞之非美其有濟變之權而恕其悖聖人之經也且夫天下之熙熙

皞皞而莫知所為者非皇王之民乎垂衣裳而端拱無為者非皇王之治乎末世滋偽趨利忘義挾詐任術故結繩之約變而為刀鈇之辟干羽之舞變而為攻伐之兵揖讓之風變而為征誅之慘天下之變故愈多而治道多端雖聖人不相沿襲三王所尚異文而況後世之君子慨夫王迹既熄諸侯兵爭秦以暴短漢以覇興高皇取之於馬上文景治之於黃老孝武律之於刑名刑名之弊極而兵革之禍作矣兵革之禍作而巫蠱之端兆矣巫蠱之端見而骨肉戕賊之慘兆矣以婦則背其夫以子則叛其父以臣則陵其君而為之君為之父為之夫者且將自賊其親

愛之妻子而弗能正焉豈非天下之大變乎帝也舍其長
而弗立而畀神器於孩提之童是大臣宗戚不謀而寄國命
於房闥之臣不力疾御殿以敕命而拜受遺詔於牀下主
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此正奸雄覬覦之時一旦三
十年嫡嗣之子乘車而至闕下則其所以駭百官之視聽
而聳萬民之心懷者豈直燕王蓋主上官之變哉丞相御
史不敢言右將軍勒兵不敢擒倆卿大夫百吏莫敢誰何百
姓又從而聚觀之不疑雖位居列卿然以少年新進之人
一旦後至遽叱從吏而收縛焉文吏始得以窮其詐端而
誅戮之於是漢廷嘉不疑之能大臣服不疑之節彼不學

無術之霍光又因不疑而益知之道誼經術之為重黄老刑名之徒於是喪氣而聖人之微言復使漢室尊信世之武夫俗吏斂迹而講明經術石渠白虎之會東觀大學之游成炎漢四百年之祚者未必不因不疑引經斷獄之舉也嗚呼擒妄男子耳非有補天浴日之功拔山蓋世之力不疑何以得聲名於漢廷若是之重而來君子之美哉蓋以遭狼跋者必周公乃有不瑕之音阨陳蔡者唯孔子乃聞絃歌之聲事變之出於非常必得非常之人而後濟而非守常拘迹之人所能及也衛太子之為太子幾年矣語其齒則高皇帝之嫡長孫也語其位則儲君也語其德則帝

也有守文之稱而百姓已預得其歡心矣一旦爲奸臣所阨稱兵而死固不能無罪而孝武昏耄信讒之咎非獨百姓恨之上天奪之而帝亦未嘗不深悔之矣昔鄭伯有死而爲厲晉欒盈逐而亂晉彼皆小國之大夫耳猶足階亂而況假大漢嫡嗣之名一旦乘車而至闕下其爲害豈淺淺哉丞相御史百吏之不敢言慄其位也百姓之聚觀思其德也右將軍勒兵而不敢擒憚其餘威也不疑雖心知其詐使不假經術以斷之其何以厭衆心而服在位之百執事哉且太子之稱兵拒父罪狀非不明也縊死湖里天下非不知也而人猶以爲生而願見之者以其素有寬仁

之名而基禍之罪在孝武而不在太子也陳勝假扶蘇之
名起徒戍以亡秦衛太子之德結於民心非直扶蘇也乘
車闕下非止徒戍也其禍至迫至深矣而不疑識達權應
變之術假經義以安衆心潛消莫大之變於從容談笑之
間嗚呼此愚所以深嘉不疑之能權而非老生習書者之
所能及也或以謂不疑之臆詐得矣而引經之失終不可
逭是大不然世人咸知通變而終不失其常為聖人之事
今責人以聖人當以作聖之方入聖之階至聖之域語之
而後責之曰爾不為聖人之事則可矣尚論古人而曰爾
不能為聖人不亦過乎嗚呼以聖人處變之道責不疑固

不然夫以常人之處變者觀不疑豈不得爲賢者哉

聞雞起舞

欲成天下之大事者不貴其能有勇爲之志而貴其能守勇爲之志成天下之大事而無勇則優柔不斷之中必不足以斷天下之大事然而勇爲之志或發於激勵之餘者終以其激勵而挫始以激勵發之終以激勵挫之是其勇蓋出於困迫窮急之際而不本於義理之勇是豈君子之所貴哉嗚呼勇之志不出於義者固無足貴又豈可以久哉不可久而欲成天下之大事亦難矣此祖逖之徒所以雖嘉其有勇而又惜其無以守其勇也夫天下之事敗而復成渙而復合否而復泰循環之數固然夫其既敗也可

以成既否也可以泰既渙也可以合然而卒敗卒渙卒否者是無勇之徒坐待天下之變而不能為至此也晉室之敗是矣方五湖之初興支蔓猶未盛也晉室猶未覆也而當時賢臣方且一唱一咏視天猶太平之世使民望而效之如祖逖劉琨者位不重於朝廷名不顯於衆庶乃能預睹於亂機之形鼓舞以起其拯濟之志而世臣如王衍輩方且坐嘯清談以待覆壓之及不獨聞雞起舞何哉嗚乎習俗之移決非怯懦者之所可立大亂之禍決非庸弱者之所可為自非忠奮勇決之士孰足以斷天下之大事哉昔者方叔嘗克壯其猷矣吉甫嘗以定王國矣張良嘗佐

漢報韓矣孔明嘗思復漢室矣耿弇嘗志於平北矣陶侃
嘗運甓內外矣而逖與琨也亦有聞雞起舞之忠固列之
古人而無愧而何以重惜之哉蓋忠義之氣每生於顛躓
困頓之餘慷慨勇烈者又豈不發於大變極亂之中哉夫
忠義之志生而後墜慷慨之烈發而後止者豈非高牙大
纛之榮有以易荊棘草莽之辱鐘鳴鼎食之富有以易蔬
食水飲之貧康居懷土之安有以易兵革荒凉之危大抵
激之則奮而事無不成怠之則惰而事無不敗此凡民之
常情而豪傑所深辱之者也琨雖有志然以并州大鎮自
覆固無足言矣若逖之散財起兵其以豪傑自處乎使以

凡庸自處必不敢誓清中原也必不敢擊楫渡江也必不敢負才傲物也是既自處以豪傑矣而乃狃於譙鄭之據屯軍不進因祖宗墳墓之修遂與石勒通好前日未盛之時聞雞起舞以自勵今日既盛之日顧乃與石勒通好以自況其事亦與凡民類其君是以弗信而戴若思監焉使果自以爲豪傑則三軍響應之後未聞孔明與魏通好也荊蠻來威之後未聞方叔與狄通好也至於大原之後未聞吉甫與狄通好也強秦既滅之後未聞張良與項羽通好也大破步軍之後未聞耿弇與張步通好也剪杜曾杜弢之後未聞陶侃與趙通好也是數子者皆一時之豪

勇士未聞功垂成而遽自阻也而逖乃與讎通好焉謂之豪傑可乎則聞雞起舞之勇血氣之剛耳卒不能引三吳之江水一洗三秦之腥膻舉江右之長技鯨吞河洛之犬羊名位雖逮於古人而其忠義遠不及之者矣勇出於激勵之中而不能守如是繼而元帝之召逖至於懟殁是勇之無守者卒以致禍孟子之言曰當大事者不動心逖於事變之來而易其常節如此謂之不動心可乎不能不動心而謂之勇可乎使逖而能守其勇必不至於不成也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逖之通趙已自召見疑之禍發疽而殁何嗟及哉

至誠治天下

人主之治天下。亦惟以心感心而已。天下之人受治者至衆。而治人者以其身役天下之人。天下又從而為之治焉。夫以一身之眇。而應天下之大。以天下之大而服役於一人之身。上之者非伸之將以使之為吾大焉。下之者非屈之將以姑即吾安焉。任其大而求安之要有術焉存乎其間。而鼓動之彼心之所求者安吾以吾心之所安者而為之安。使彼亦各得其所安。而善獲吾之安。通於斯術者其知任大圖治之道乎。唐太宗曰吾以至誠治天下。信斯言也。海客有好鷗者浮沉上下與之俱而不亂。適有欲取之

心則皆辟易而去挾射之技夜行而遇伏石疑其乳虎也驟發而射之洞鏃沒羽既知而復之則躍而無迹豈一人之身而先後之違哉誠心變於內則形神馳於外於鳥獸木石技藝猶然而況於治人乎況於爲天下乎然則爲天下之術在誠誠之之術在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君也者萬民之宗也天下之求安者在君君之所以安天下者在心心乎安天下之人之謂誠天下之生久矣有生則有欲有欲則有爭有爭而無主則亂矣是故爲之君而聽命焉故君也者所以節欲止爭而求其安者也是故爲尊卑上下之分以等威之爲耕桑衣食之法以生養之爲養生送

死之具以哀樂之。寫百工執事交易販貿之法以疏通之。其猶未也。則為刑辟戮辱之罰以威之。為章服車馬之賞以旌之。治民之具。音章其較也。郁郁其文也。洋洋乎其蔑以加也。吁是治天下之法也。非所以鼓動天下之法也。經曰。凡為天下國家所以行之者一。天道不已文王純一之德亦不已。誠通之源。而五常百行之本也。天道聖人且不之遠。而況於有治之責求以安民乎。有安民之任與治之責。而不法天道與聖人。而徒曰吾等威之明也。生養之周也。哀樂疏通之備也。恭道。賞罰之各適其宜也。是亦恍乎如繫風捕影。為汗漫一切之具而已。非所以慰天下之心

而使之即其安者也求諸古人有伐國以示信者矣有申盟以示信者矣有期獵以示信者矣有懸金以示信者矣是皆稂莠害苗鄭衛亂雅書聲紫色實滋其詐是其所以慰天下求安之心而能任大石手使天下各遂其求安之心者固非其以貌為誠也又非直若文治之具而已也蓋將心安之身體之訑訑然而居之斷斷然而施之使天下之心即吾所以安天下之心吾所以安天下之心為天下求安之心吾為之等威焉吾心安焉吾身體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吾為之生養焉吾心安焉吾身體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吾為之哀樂疏通教導賞罰之具焉吾心安焉吾身

體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使行不愧於口口不愧於面面不愧於心心不愧於天如金石之為堅而寒暑之為時日月之為明而天地之為公故以一身享天下之奉而不為奢以天下仰一人之命而不為尊使之奔走服役而不為不均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曰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昔者唐虞三代之德如是傳曰匹夫一為不信單底其斃況國君乎國君而誠則卿大夫莫敢欺卿大夫而誠則士庶人莫敢欺苟人主不誠則卿大夫同聲賢之卿大夫不誠則士庶人同聲賢之是率天下而受欺也國無不亡矣故吳以克敵之賞誑士而士亦以詐戰誑吳秦以懸衡之智

徂天下而天下亦以扶蘇狙桀俱皆滅亡為天下笑夫智
不可以欺豚魚而况天下乎夫虎豹之暴而人能訓之者
誠也而况於治人乎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得天道則聖得人道則賢願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

雪夜微行 正德庚辰年作

舉動人君之大節可慎也而不可忽也一慎一忽之間一福一禍之機倚伏焉此英主之知所擇而或者不擇之居於忽處於禍豈惡慎而好忽厭福而取禍也誠有所恃而無所擇焉耳有所恃則忽心生恃其非一定之理者必敗無所擇則意外之變生變生則亦敗然則英明之主不一困於此則恃其上天交助之隆而忘夫祈天永命之道驕其撫劒疾視之勇而忘夫意外不測之禍豈非藝祖自恃常勝之家而忽于舉動之節哉故史書之曰雪夜微行盖春秋公至自某之例危之而幸之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

動詩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傳曰君行師從然則古之人君未嘗不動而其動也亦未嘗不慎虎賁贅從之嚴干戈鉞戚之利此固先王舉動之節之慎世主徒見先王之於此禮以彰等威耳未見其為防患之本也昔者隋煬常踰此禮以北巡矣而始畢之兵突出於鴈門之閒魏武常踰此禮以覘夏矣而夏人之搜幾死於赫連之手嗚乎人徒見微行之大可畏耳孰知非禮之動雖非微行亦有大可畏者哉故吾考之秦皇之東遊矣前道乘後二車而力士之椎得以逞其怒考之漢祖之北征矣左陳平右樊噲而匈奴之騎得以肆其毒何者天下之事變其來也無常而

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而非吾術之所能
逆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舊於意外之患甚矣權
之不可預設也變之不可先圖也天下之事如塞翁之失
馬白犢之祝帝禍福之附相倚伏於冥冥默默之中而發
於忽然卒然之際則為人主者烏可不慎舉動之節而以
禮防之哉嗟夫禮之於人也不畏之中而有大可畏之勢
不虞之中而有大可虞之機先王之制禮也所以約人於
遠迫勞廢之中而使之免於杳冥卒忽之禍導人於規矩
準繩之內而使之歸於平安久逸之地是則先王制為舉
動之節惟粗得先王制禮之意者能知其約我於速迫勞

蹙者乃所以免我於禍也導我以規矩準繩者乃所以歸我於福也然自三代而下粗知先王之法者莫如藝祖粗行先王之禮者亦莫如藝祖削平天下亦已幾矣蕩掃群盜亦已幾矣親臨矢石亦已幾矣况彼河東彈丸黑子之地幽燕腥膻犬羊之區養威俟釁於一舉平之耳而藝祖方且汲汲然如不能而往謀於趙普之家故吾於此未嘗不為藝祖之危而亦未嘗不為藝祖之幸是何也一人至貴也大謀至公也天下至大也一人之貴大謀之公天下之大所係之責甚重謀之於朝可也謀之於臺省不可也臺省尚不可而况於私家乎嘗處其家閫有大事則往可也無

大事而輕行雖從以師旅不可也師旅尚不可而況於微行乎夫以天下之大天子之貴大謀之公一舉而付之輕出況斯時何時也李愬入蔡之時也袁安高卧之時也尚不逞之徒一奮則天下之大自我危之天子之貴自我賤之夫命之責人心之望自我孤之身陷人手內危國家外强敵勢太祖之慮足以及此而不之慮亦恃其所長矜其所能狃其所勝未嘗從事於前世之變故未嘗有戹於事變之艱險嗚乎是故太祖之寡學無術不能遠監然遼主因雪赴獵飲酒被弒太祖之耳濡目染者也尚不以為監乎且方五季之習未改祖宗之化未弘殘忍刻忌之徒苟

或有不利之謀一匹夫之勇足以抗萬乘之尊太祖將何人以敵之何策以禦之乎然則為太祖計至此而知其有動也雖然太祖固與其失矣然而陷太祖於失者趙普長君之罪也群臣不諫之罪議者乃屑屑於信任之專呼嫂之非何其舍本而求末也吾固以太祖之微行為危者也以太祖之得返為幸者也此春秋公至自某之例也

問嵎 正德辛巳年作

聖人之道不恃乎人之不我乘而恃乎我之不可乘蓋事無定變勢無定主人居其右吾守其一伺釁往來者惟一之是乘而乃開關以延之狃於宴樂而忘於儆戒以招天下之敵吾未見其然也吾意聖人不如是彊敵勍寇移山而來聖人不憂顧憂吾之可乘與否耳正爾大分治爾封疆糒爾糗糧厲爾將士將天下之人畏之何彊敵之足患哉此蓋聖人正本之意憂天下來世之心也世之說問嵎者曰刼取宗器而已甚者曰蠻夷無道中國陵夷而已吁俘厥寶玉湯實綏之楚子問鼎橫何汲汲於此哉況禍之來

也由敵而招之者在我聖人以為意外之變不足惜而腹
心之禍為可憂會戎於唐之強僭也聖人不責戎而責
魯侯荊屢伐鄭荊之強僭也聖人不責荊而責諸侯馴至
於滅黃滅江為齊桓處父之過猾夏者無罪而不救者見
責豈聖人之意哉聖人以為微虜侮裔抗陵上國亦吾有
以招之是故自反而求縮焉自反而不縮遂進楚為楚子
使夷能中國者而中國之以責於中國之君卿大夫庶幾
蠻夷慕義而安分中國是[illegible]而自修陵夷之病其或瘳乎
中國自反而又不縮蠻夷貪利而不知止荀林父以十萬
之衆折於邲冢卿獲壯士焉而鄭繼以滅焉陸渾之戎無

罪而被剪屠周室之禍惴惴然而莫敢保也況楚之無王
也久矣殷武有奮發之伐隨侯有稱王之請次陘有包茅
之責其視禍也愍愍然思欲染指而垂涎焉齊桓晉文再
伐而再𢧐之春秋美其功不然則泓之捷穀之戍子玉之
剛而無禮問禍焉亦久矣奚待於莊王哉星星不止至於
燎原浸浸不止至於滔天彊寇之心何有饜乎聖人推其
禍亂之所由生歸之於夷平之際蓋自下堂見諸侯而君
臣之道衰不籍千畝而強本之務廢由是敗績於姜氏之
戎申伯內叛西戎外侵天下共主滅於驪山幸而文武之
澤未斬小雅之道未廢晉鄭秦人不廢君臣之義自豐鎬

至於洛都延地千里強兵萬乘輔之以晉鄭送之以山河
天下險阻便利之地莫如周向使平王有強忍之資行文
武之政何遽西戎之不若哉昔者太王嘗困於昆夷矣文
王嘗困於崇矣環百里之地間於強敵之間唯二王能修
其業故雖失之於西隅而終収之於桑榆周地雖狹尚十
倍於二王之時而周人匈匈雪恥之心衆於鄉岐之士使
平王能作忠義之心招周人之豪傑者而與之謀雖臣思
雪君之恥子思報父之讎舉雍洛晉鄭之兵以討西戎則
可以一舉而令於天下矣而乃偷安於洛舉先王之宗國
而委之暴秦使秦卒伐周以有天下成周之都日以浸削

大夫暴於私邑伯國剪其外彊自以為戎狄之所不能病而奠宗社於億萬之安也遷都未幾內亂屢作鄭伯以王之卿士叛於其邑楚子以五十里之國稱僭大號問鼎之舉王孫滿設為虛辭以誕楚岌岌乎其不亡也是何也彼有可乘之勢則以羿浞之强而卒滅於少康使我無可乘之勢則少康以一旅之衆而卒滅儺敵戎楚之强不踰羿浞而周大於少康有如是之勢而為人所乘非有桀紂之惡而亡其國嗚乎天之所為乎人之所為乎

武帝不冠不見黯

後世議古之人主太過而其詆責賢者尤深及其進說於世主之前則反過譽其所無而掩飾其所有夫所貴於儒者固將援古以匡今使人主鑒古以自淑尤當暴古之所長使人主歎於懐不古若之心而力修其邁古之政然後可以進於古世乃知儒者稽古之效非迂而開來之功為可繼也夫古人往矣雖枚責之徒數之何益於今世乎惟其責備于已往之陳迹過暴其所短而世之人主得以自況其所長訑然以為莫我踰無復自進於古此其所以好譏議古人而終不及古人也歟漢武帝不冠不見黯史記

之以為帝與黯矣而後之人苟責焉謂帝貌敬而心踈之也夫貌敬而心踈者必其臣之權與勢大有可畏忌是故淮陰之知主畏惡以其曾操三分之機而擅南面之權也非以其參于三傑也霍光之芒刺在背以其專廢置之柄而制三朝之威福非以其詳審有常也黯一故東宮洗馬稍遷次於九卿持文墨議論曾無一于是帝何所憚既踈之矣而復貌敬之乎凡人臣結强藩之援煽朋黨之禍而皆使人主猜忌黯面折孫弘而寢謀淮南矣此又非所以擬黯然則帝何所憚於黯貌敬而心踈之哉詳考之史皆在黯未去右內史之前乃知帝之敬黯其誠不誣也其後

此禮衰而後有積薪之喻妄發之責始免以小法起之淮陽帝于是其不敬黷矣豈可以其用之小而遂疑其禮之僞後之非而并廢其前之是哉嗚乎過廟闕則慢忽者起敬望丘壠則悖逆者慕親遇赤子入井則很惡者生慈閔聖賢君子則媢嫉者思齊孟子所謂四端具是以為人者也不如是則明不足以為人帝之雄才大略寧無是四端乎故敬黷者誠也其終踈之也直不能擴而充之耳帝之人心誠在也安可苛責而過議之哉高帝之見英布也本群徒草昧之故能慿其罵逮于躬不恨四方諸侯之兵不至淮陰彭越之宿將不從復使我濫爵賞以豫待有功故發

憤於趙子弟耳先儒舉以為用術不識罵呂后所迎之醫而賜之金又將為術乎卒然見四皓大驚而起敬與厥孫之敬黷無異後亦不更致敬有薄於黯焉苟非帝之術窮則先儒之論窮矣迹其好議古以術奇本無定見然後之人主好奇而喜文飾者以其前慢而後敬者謂足以待豪傑貌敬而心疎者謂足以誑君子又其下者將以慢為誠以敬為僞則人主之心術殆岌岌乎哉故不可不早辨也

聖人法天而不私

正德庚辰年作

聖人者因天下之勢而利導之者也天下有當然之理自然之勢治之者常拂之是以上無赫赫之功下失喁喁之望夫天下固有可治之理而為治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天而不以人是故聖人不變民宜亦不守常變隨其所宜而加節制焉以防其亂于未然之前而順其情於已然之際斯二者皆因人情時勢為之節文者也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汪洋無際奔山懷陵或欲順之或欲治之善水者曰不禁跡之隄之陂之雖之而水勢之殺者十二三矣鑿龍門障東海而水勢之殺者十過半矣跡九河通九川導九

江而水勢之殺者十無幾矣聖人者善治天下者也豈必鈞奇以為高逆人而適已哉吾意聖人固不如是亦不如彼封建之於人久矣天生烝民有情必有欲有欲必有主是封建也者果孰為之始也天實啓之聖人者承天而時行者也承天而遠天吾未見其然也夫聖人者承天而不違能制天下之死命而不拂者也天下之勢猶人一身心之使身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詘折旋轉無不如意苟斷臂而使指指將安附夫指必受命於臂者也臂必受命於身者也身必受命於心者也是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天也臂之大幾如腰指之大幾如股身雖欲使之不可得矣是何

也身受其病也聖人之道豈爲天下受病哉聖人不爲天
下受病必調和於未發之前而變理於將萌之際是故有
五爵三土之級焉有五服受命之差焉有城池衣服之等
焉有朝會聘享相好之交焉有方伯連帥征伐之職焉有
巡狩述職上下相交之節焉有世代襲爵受命之誥焉疆
處而相爭民處而相病也於是乎使司空以九土之法掌
之又慮其父而浸淫教化之或殄率也於是乎司寇以九
刑之法掌之又慮其愚而弄法政命之行弗通也於是乎
司馬以九伐之法掌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天子居
其一夫以一而制八有耳者皆知其不便也是何也九州

之大吾知其廣於千里之微也郡縣之勢吾知其易於諸侯之建也乍喜而乍怒則寗氏之南海賜之鵰夷朝下令而夕已滅矣其於九代之法速卒之兵難易之勢相去遠矣聖人蓋曰天下固非吾事也而又汲汲焉擾擾焉以天下為事而獨擅之乎天不擅高故日月星辰各麗其明地不擅厚故山川江海各峙其形然而人不以日月星辰之明奪天之高不以山川江海奪地之厚而天之高地之厚乎然於萬古混淪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明山川江海之形盈天地之間舉不足以擬之聖人法天之道因地之利不獨擅天下之尊而九州五爵如天之象如地之形錯落布列

於海宇之內舉不足以奪聖人之尊而巍然垂拱雍雍永永然後世之主望之而不可及安在其奪聖人之尊哉以是而知成天地之尊者日月星辰山川江海也成聖人之尊者九州之大五等之爵也自農工商賈而諸侯之卿士大夫自卿士大夫而公侯伯子男自民而上不知其幾億萬而聖人以眇眇之身居其上夫積薪之勢下則萬枝糾結等而上之愈峻愈削其後一木巍然而獨居於衆木之上聖人之尊奚異於是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厚故聖人能與天地長久蓋天下有自然之勢聖人法天地之道吾固曰因天下之勢而利道之也

書

聖人豈樂乎其為言也其有言也有所憂也故聖人之言也不苟然必有所不得已不平於其心而後言世之不能常治而不亂而人之不能無小人固矣世變之趨也彼小人之志行聖人之憂大矣憂其害君子也故其心有所不平君子之害世以不治故其言有所不得已夫所憂乎小人非憂乎其小人也憂乎似君子而實小人者也辯辭足以蔽正詭論矯行足以惑衆志天下莫覺其為非而聖人之明獨先覺之苟非倡言以發其內歷試以顯諸外則小人之術售而君子之志荒矣茲豈聖人之得已者哉世之為言

者曰方堯有四凶不能去舉舜而後去之陋矣其不知堯也誅四凶固舜矣所以去四凶者非堯乎方堯之時滿朝皆君子共鯀驩兜之徒同列而並躋未有一人察其非是而倡言以攻之者堯以君臨其上獨能洞察而默識之故屢進而屢黜之而欲試可者猶相繼堯於是顯以靜言庸違方命圮族責之焉然衆心猶未厭服卒至於汨陳五行而後已此故堯典之書自分官治歷之外大都皆為四凶發也堯度無與共功舉舜以自輔而四凶之惡適著於是始決去之而後天下咸服使堯不播之於衆而獨斷之於心則四凶可以力去而天下之心卒不可服夫以力服天下

之心非聖人之為也甚矣聖人之不得已於言也其憂小人之心也世愈下而小人愈多徂征之師至於蠢動則小人衆矣羲和之荒厥邑成湯之十一征則小人又衆矣盤庚之遷率籲衆慼商辛之聚逋逃淵藪則小人愈衆矣武王周公之勝商克徐奄淮夷滅國至五十則小人不勝其衆蓋非十亂之所能禦至興大兵以殄絶之而其餘孽故習尚勃然未衰故訓命誓誥之文連篇累牘愈出而愈竒也設使世為三皇之世則聖人固已無用乎言使聖人終不言則末世之弊無由以復振故聖人之有言憂小人之混君子而亂吾治也甚乎其不得已也孔子得魯政七日

而誅魯之聞人少正卯雖智如子貢亦疑焉孔子深喻之而衆志乃定孔子始欲不言而其終乃至多言然後知小人之易惑而難制也至於晩年道不行丘索墳典之文盡以為無用而獨取聖人之所以制小人者始於帝典之四凶終於秦誓之媢嫉以為書其言所以制小人者詳矣嗚呼世之不能皆唐虞人之不能盡君子亦安可驅天下之人而舉使之無言也哉

三者皆人傑

聖人之知人以道故始難而終易後世之知人以勢故始易而終難聖人之視天下無可易之事而進賢常懔如不得已之情其視道常若未見而於其所用之人務合于道甚矣其難也然以道始者以道終何其易也後世人主視人爲甚易而知人率以氣合至於氣衰勢變則離合禍福隨之不能保其有故曰始易而終難吾之稱大聖者莫過帝堯而堯以知人爲難與堯同德而稱聖者莫如舜一見而妻以愛子臣以九男其相知深矣至於天位盖必歷試諸艱既感于烈風雷雨之弗迷又見于言必底績之明效

然後授以相位若是其難也舜既得堯柄始去其非類如四凶而進其同類十六相天下謂之元凱元者大也善也凱者和也養萬物者也是時民俗淳美不知爭訟干戈之事獨洪水龍蛇猛獸為世大患皆振古以來神怪妖孽凌山覆都固非後世勝廣劉項之禍等相爲人者比也十六子各振其職除而遠之收天成地平六府三事允治之效固非後世滅秦廢項等類相殺而已也故曰參贊天地而時育萬物功若此其難而道若此其大也乃獨苗蠻不服禹欲征之顧愛其民弗忍殺增修德教而苗自縛其逆徒以獻禹但分別其善惡而各處之天下無一事矣三聖授

受唯恐其道之不明民之弗妄知人之不哲而已無他憂也是何其始之至難而終之甚易也後世之君如孔子之對哀公孟子之答齊宣王其於知人之道固已憒矣以秦始皇之無道然酷似衛靈公獨能用好殺人之人其遣王翦滅楚也翦屢請田以自固而後行其言曰王怚中而不信今空國而委我恐其疑我也悲哉君臣之際一至是乎至於漢祖之與比秦尤烈秦雖無道以天下私奉一人然大郡不過四十守令僅百人其取于民者名重而實簡法雖嚴而網甚漏二世酷暴趙高以趙公子虎視于中其死不出五年天道也以子嬰之仁苟群盜不起而其戴之文

景之治即此而在安得有廣武數年之爭九起之反葅醢之誅血川骸丘之禍哉是漢祖起兵乃自利非為民除害者也蕭何最先事之其平日以氣凌縣官遣為白蛇以惑衆勃然而起真盜賊之徒耳唯其知人則不獨異于群雄此之堯舜為尤易一言之間以張良為謀主拔韓信為大將卒屈群力一天下帝又自誇曰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宋儒求嘉之徒又推尊之列高祖於三王之後而次史記于六經之末嗚呼天下之惑於勢久矣由勢而觀之高祖且賢于堯舜也而何後于三王哉所以不可同日而語者其心不同也堯之知人所以難者以其求然

民也苟民安則雖舉天下以授之而無德色是必舉合於道而後能稱斯舉也故始見其難而終享其易故大聖人之作為歷萬年而無澈也大道為公天下為度已無與也若夫高祖知三傑足取天下歸劉而已矣歸劉之後善持之而已矣乃謂湯武亦逆取順守也韓信南面而王有害劉氏則夷滅之蕭何得關中心有害劉氏則械繫之已而審其有益無害乃赦之張良不忘故主寧恐負我故始終重之世儒亦言良有儒者氣象以其始終為韓報仇也嗚呼良亦心知有韓有漢而已矣仇秦仇項而已矣豈復念天下生民哉自斷蛇以至誅呂氏死人如麻百不存一二

獨一劉氏而已使堯舜見之當流涕哀慟而不自已也豈復念黃屋九五之尊哉故其始甚易而終甚難也皆氣勢之私而非以道也若文帝則近道矣報將軍陳武等欲征南越朝鮮之疏惻然恤萬民之命示匈奴和親之詔棄細過以偕大道有堯舜之心焉惜也其弗學也雖然高祖所稱三子目為傑而已矣傑者才出衆之稱固非備大善而和養萬民者也幸一時之成一戰之勝以苟富貴而已固非為萬世計者也後世因之世道遂降而不復唐虞三代矣彼盜賊之雄也愚何尤為儒者乃亦從而尊之人心急於功利而風俗衰敗是非毀譽莫之能正者也孟子曰我

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予豈好辯哉愚于三儒之流亦云然

天下大器

天下有不一之情。而聖王定之以至一之理。情之無定久矣。其好惡哀樂毀譽是非。何啻十百千萬之相遠哉。情之所向。彼以為安。情之所背。彼以為危。聖王惡得而定之乎。聖王即其向背之中。而求其安危之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不徇乎一偏之私情。而歸于天下之公。是出乎其心而安。施諸天下後世而順。是以天下後世亦咸以為是。而由之者安。背之者危。由其處之者審也。民生有欲。得其欲則樂且好。故是之譽之也。失其欲則哀且惡。故非之毀之也。自其所愛也則以為仁。所是也則以為義。仁義之形

于文則為禮而好樂之極則為樂是皆生民之常情聖王
寺之定之而無所怫焉者也以仁為可常也而不仁者常
害仁以義為可常也而不義者常害義以禮樂為可同也
而干禮亂樂者每每者見聖王諭諸衆情皆以為不可而
彼自是其是莫肯相下也無可奈何而有刑罰之加小者
鞭笞大者刀鋸最大則甲兵是非仁義禮樂之本也仁義
禮樂之極而後有之焉是豈天下之公情也哉堯之朝舉
以丹朱鯀共工為非而驩兜是之四岳舉之鯀之世人皆
賢湯伊摯而桀囚之弃之紂之末舉世皆望三仁膠鬲以
狀衰而紂誅放之是豈天下之公情也哉周道既熄秦漢

代伯天下之公是公非又非若是數代也商鞅以虐民致
戮秦宜亡矣滅六國而後亡項氏繼秦則又甚矣宜趣亡
矣戰勝七十而後死漢氏遂有天下以衆情之難一也而
雜用之約法三章正秦項罪禮義雜用以是為聖王之道
矣而慘夷不道之刑閨門衽席之私鄭衛桑間秦庭之儀
度音聲各殺其間而天下之情其毀譽是非之正殆不可
得知矣以是而謂之安吾不知其安也故其民貿生見而
憤嘆之曰天下大器也置安則安投危則危胡不觀于三
代之安乎以其置之仁義禮樂也胡不觀于秦之危乎以
其置之刑罰也夫三代之于仁義禮樂非固為之也蓋試

之然而知其然也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是三代之仁義禮樂皆衆情之一天下之公聖王直其道以定夫民之難一者耳而後濟之刑罰焉刑罰果非安天下之具也以助仁義禮樂之不能而制其危使人皆由仁義禮樂則聖王安所事于刑罰使人皆以仁義禮樂為是則歛之術泰之法必不旋踵而亡亦安能貽禍于世哉由是言之衆情之不可一亂之階而危之萌也非聖王其何以定之後世欲置天下于安乎欲置之危乎欲置之危則已非天下之公情矣如欲置諸安則非仁義禮樂將安施乎誠如是也天

下常安而不危而王者無易姓矣而每每代興何哉亦曰其情非天下之公而不能定之以至一之理耳天下雖大治未嘗無悖公滅理之人也以其雖有之而勢顧居下故不能不奉公順理耳天下雖大亂亦未嘗無奉公順理之賢也以其亦有之而禁不得施故無以遂其定之之道耳由此推之則置天下于安之術必由仁義禮樂而所以定之而使之不敢悖則必在乎君心君心之正非一日必自預教于未爲君之日預教之道必使其所見所行亦皆仁義禮樂而無任刑信罰之失則固誼之志而天下後世之所瞻仰也見宰庖而矜憫觀甲兵而畏慄人君之少其情

豈異與人哉唯夫習久而積悖遂以血氣之私生忿戾之心逞己之欲舉無所忌而天下好惡哀樂之正于斯變矣持之不變唯有至一之理焉故堯舜禹之相傳舉歸于一曰唯一而仁義禮樂無不備矣刑罰安所施哉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君子有所不忍也而後有所不敢夫天下之用人者皆取其能忍而不取其所不忍嘉其敢為而不樂其所不敢為夫人必惻然有所不忍而後能懼然自致其所能為必退然有所不敢為而後能毅然竭力於其所當為盖其所不忍不敢者乃天性之良而其所能忍能為者皆應世之才也世事有不本於天者乎才有不本於性者乎用人者察其天性之本良而後籍其用世之才具是故其不忍者所以為仁而仁必不後親其不敢者所以為義而義必不遺君不忍者先乎親而後知其所忍者必棄親之徒也不敢者

急乎君而後知其所敢爲者必正君之事也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哉言乎竊嘗聞古之人有召公若於周公之當國尚疑而不悅若召公者不及周公之美才也其遊於卷阿而告王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故能終濟周公而世並稱大賢是周公才美之敢爲非孝德者無以濟之不然則王莽奚又有西巴者放麑不殺而其主孟氏留以輔其子霍光過立君門不差人寸而漢武帝以光輔幼君竟安漢室陳平之智而漢高以爲不及戇陵厚勃李勣之功而唐太宗始黜而終用之以輔之以剛正之褚遂良大抵忠信篤厚之士以之爲世軼湯超群可悅之舉必有所

不忍而純朴方直之人使之為色厲内荏之行必有所不敢是其所不忍不敢者根於天性習與性成少而學之長而安焉故非一日之積也其來也漸矣上不之知則恭為子職祇事其親艱苦安焉貧儉習焉忠信立焉不知世之有富貴也不知君之用與否也不知其用之而有榮辱貴賤升沉也亦曰是應世之具倘來之物也一既用之則曰親天也君亦天也等出於天而無可逃也昔之養親不忍不敢者在於吾親也今之事君不忍不敢者在吾君矣而敢乎而忍乎夫持不忍不敢之心推其事親者以事君則誠得矣卒然有意外之患不測之機禍變與於立談生死

決於俄頃抑終不忍乎不敢乎曰禍變莫大於三仁周公方其不顧行遯而逃死弗恤流言而東征者皆不忍不敢之發也惟其不忍於薄也而後敢於仁惟其不忍於詐也而後敢於信惟其不忍於怠也而後敢於勤惟其不忍於奢也而後敢於儉唯其敢於五者之行也而後忍於叉是五者之小人而加誅罰焉彼小人者無所不敢者也無所不忍者也君之富貴忍而取之彼之敝屣不忍棄也君之權柄敢於竊之彼之父兄尚弗恤也君用孝則割股殺妻以僞孝君用直則證父攘羊以為直君用愛則奉妾遺婢以求愛君用勤則吮癰舐痔以効勞君好美則諛佞容悅

以自媚故曰無所不忍也無所不敢也故用人者唯取其不忍不敢而其所忍所敢者斯備矣若先見其所忍所敢斯吳起韓信裴矩陳宜中之徒所以接迹以立名于世而世道不復是王也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信矣或曰王祥非孝者乎何以移魏祚於晉也曰祥僞孝者也其以不慈之名歸母以一魚之貴危先人之遺體何忍也掃除子弟職也牛下安足言乎守果必須子弟涕泣亦何苦乎瑯琊冰不堅數錢可以得魚臥而墜淵何其誑也晉之王氏貴顯極矣誤國家汚青史至王敦叛逆猶存其功著其稚曹馬姦詐得國行若鬼蜮而祥覧之流魍魎之椎者也其

詐為孝久矣孝者必忠始乎帝舜以此槩之則古今人倫之鑒不誣矣乖虎之論深有取焉故備而論之

王猛捫虱

嘗患高世之士每懷輕世之心非士之過也乃世自有以取輕于士耳夫世之所貴者必王公大人而王公大人之所可貴者非以其勢與利乃所以責之濟斯民而躋諸治平之域所高于士者非以其敢輕王公大人亦以其雖未至於王公大人而身具濟世之才足以當濟世之責苟王公大人就而問焉必有以度量彼已而後可以效世濟世之具不如是非獨不足以自見而反見輕于世矣管寧與華歆同耨揮金寧視菑而歆視金故寧終身為漢士而歆卒辱為魏相諸葛亮與龎統俱稱龍鳳亮三顧乃就昭烈

而統屈身百里且沉酣不治故亮有成而統無終蓋人有
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凡論人者非其敢為之為難而
愼其所為之為難非其有才之足高而善用其才之為高
也方西晉喪亂五胡雲擾天下正統偏安江東而桓温以
梟雄之資輔之破蜀平淮取洛度關是温不可謂無一天
下之志矣王猛鬻畚布衣温親造而訪焉與昭烈之顧隆
中蓋無以異猛奚輕於温至捫虱而談弗與為之禮哉是
時名士莫如殷浩謝安浩乃為温所輕而安已屈從温辟
為司馬猛尚未得志而輕温已甚不幾于玩人命而招禍乎
及觀温之所以問猛猛之所以應温者蓋立談之間行師

進退之際溫已露其張威圖篡之志而無混一天下之誠其勢不足以容天下大度之士而所蓄不過如郗超輩歟等耳昔韓信棄楚歸漢也漢庭不知而蕭何獨奇之以嘗數相語其語史不記世莫能知也然後世卓識之士尚得而推夫考何養民致賢收巴蜀以定三秦天可圖之論與信為將而席卷三秦東破關外釋李左車於俘囚而師事之卒定天下于漢則信與何之數相語者非是物而何哉何有定天下之志之識而信有定天下之才之力故相與而即契溫懷篡竊偏安之志而猛有雄踞中原之謀捫風而言目中無溫可知矣溫不自省方自誇曰吾奉詞伐罪

而三秦豪傑未至何也猛知大言無實徐詰之曰公大軍遠討而咫尺灞水不渡民未知公心是以不至嗚乎猛知溫之心何心哉欲雄跨六合而勺水弗渡徘徊顧望進畏氐羌之鋒內懾晉室之變徒欲揚威關洛退據江東以速成簒事耳固知慕容垂苻堅非溫之所能辦也劉裕命世英雄一舉而定齊秦關中父老咸謂其紹漢高之業矣而裕急於簒晉棄之而去況溫不及裕萬萬哉且既輕身以訪一布衣致其捫虱相待若不以是為慾亦必以此為奇矣乃弗以三秦豪傑許之辟為軍謀祭酒弗就而棄之如遺焉茲溫之所以重見輕於猛也捫虱而言猛蓋深知溫

而温莫測猛也雖然殺人有禮而盜亦有道亦君子之所許也使猛遇曹操則必獲刺而墻排矣温之是舉尚有君子之度焉其終為亂賊而付桓冲以忠晉室有以哉然猛是役也亦欲就温謀諸其師猛知温之篡不可成而晉之天命未絕也其師以温與猛勢不俱立止之猛之雄才卓犖固可喜也而其師亦高於猛矣方値茲亂世莫得而名其又超世之傑也哉茲非吾所謂有所不為而善用其才者歟嗚乎真超世之傑也哉